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代詩話卷九

十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汪存璜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詩話卷九

兗州府知府鄭方坤撰

羽士 鬼怪

呂巖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
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
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

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
觀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陞堂龍見意
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呂毅然出
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
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
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
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卽不問如何是
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撼

碎琴如今不戀永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

用心龍囑令加護

指月錄

復齋漫錄云異聞集載沈旣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叙以為呂渭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苕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黃梁炊未熟夢驚殘尚用枕中記故事可見其非呂翁也靈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

絕相類浮世榮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

記可筴亦可嘆

漁隱
叢話

吳虎臣辯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自序以為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曰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為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

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
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闕右人咸通中舉進
士不第值巢賊為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
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
過三十年唯應巖谷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為土簷外稚
松青拂天枕上功名祇擾擾指端變化又玄玄刀圭乞
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
自王重陽全真教行而趙昌父選唐絕尤延之紀唐詩

賓退
錄

皆取鍾呂作世遂亡弗以二子為唐人者以余攷之呂蓋五代人而鍾顯宋世其不得為唐人一也何以明之鍾呂傳道集稱施肩吾撰肩吾中唐後人於呂為前輩不應為其弟子藉令受道之士齒非所拘則唐人之好奇語誕什倍宋時如玄怪杜陽異聞甘肎之類往往假稱神怪以自發其詞而呂之顯迹宋世婦人童子稔能傳述胡唐之小說無片詞及之僅傳道一集耶此其不得為唐人一也又太平廣記采摭累朝小說數百家至

唐人撰述宋初存者什九亡弗備收如神仙一類卷至數十卽杜子春輩之無稽紀錄不遺乃鍾呂傳道集竟不見采攷之總目亦無其名其書雖見於文獻通考而劉昫舊唐書志中不列則其偽作而託名肩吾無可疑者此其不得為唐人二也鍾之詩可見者惟二絕句呂之詩可見者僅一絕一律然尤延之所采竟不知得之何書趙昌父因延之計敏夫紀事又本之尤趙而元好問鼓吹一律又不審得之何書者也然則三絕一律庸

知非鍾呂宋時之作諸公因其自稱唐人故從而彙之
於唐耶庸知非當時因二公顯迹而好奇者託附其名
好事者遂目為其作耶觀虞伯生旅店一詩滕玉霄訪
友一詩當時皆以為呂作則他可例見矣

少室山
房筆叢

攷呂之顯迹五代見於雜說者其句有飲海龜兒人不
識燒山符子鬼難看見於詩話者其句有一粒粟中藏
世界半升鐺裡煮山川似是本詩而朝遊北海暮蒼梧
亦可信者然皆五代小說所載也鍾之詩句可徵者莫

厭追惟笑語頻一首然僅宣和書譜及之也自餘呂之
顯迹幾遍天下率宋南渡以前鍾之顯迹惟王定國一
書及王老志為弟子耳其謂鍾為呂師止宣和書譜一
言餘雖呂自言未數數也賓退錄引宋朝國史載關中
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狀如嬰兒時至陳搏室據國史
宋得天下距五代又數十年而呂才云百歲則洞賓之
為五代時人灼然可見而施肩吾傳道集之膺不加辯

而自明矣

少室山
房筆叢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邇者自本朝以來與權更出没人間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迹數見好道者每以為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

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
松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後得李觀
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劍
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
茫不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
者區區百骸亦何足言棄之則為佛存之則為仙在去
留間爾洞賓雖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蒙齋筆談
呂巖字洞賓幼名紹先京川人二十不從婚娶會昌咸

通時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三年五十道始成祖渭禮
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予嘗召箕洞賓降書云輕揮羽
扇平分湘水烟霞泉石為佳侶清風兩袖氣粗豪洞庭
飛過經千里飽嚼瑤華醉斟玉髓乾坤收拾蒹蘆裡一
聲長嘯海天秋數著殘棋山月起未書曰踏莎行予請
作西湖賦卽運箕如飛筆不停輟有云攀碧落之兩峰
卧白雲於三竺六橋水流魚與俱四賢堂寂鹿獨宿真

佳句也

留青
日札

世傳呂先生詩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
情欲許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呂先生非洞賓乃名
元圭者也其詩元題于石照亭牕上仍記歲月云乙丑
七月二十六日當元豐間喻涉為湖北提刑題詩其後
云黃鶴樓邊橫笛吹石亭牕上更題詩世人不識還歸
去江水雲山共渺瀰或曰元圭乃先生之別字也

能改齋漫

錄

世傳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動稱八仙云如所謂

鍾離鐵拐韓湘子張果老之屬皆列仙傳採拾而強合之耳張果乃明皇時術士與羅公遠葉法善同在朝非仙也獨呂洞賓者史傳所載靈異之蹟昭彰在人耳目想不可謂之全誣今世所謂純陽詩字甚多如朝遊北海暮蒼梧及石池清水是吾心者好事者裒為之集但純陽唐人既舉進士又列仙籍而其詩乃類宋人口吻豈亦後人傳會所成耶不然既遺世高舉而又屢降人間若戀戀不忍舍者何也退之云我自屈曲住世間安

能從汝求神仙此視純陽去而復來者過之遠矣

五雜組

唐末馮翊城外酒家門額書云飛空却回顧謝此含春

王於王字末大書醉也字體散逸非世俗書人謂是呂

洞賓題

清異錄

後周末汴京民石氏開茶肆有丐者索飲其幼女敬而
與之如是月餘父怒笞女女供奉益謹丐謂女曰汝能
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之少覆於地卽聞異香亟飲之便
覺神體清健丐者曰我呂仙也汝雖無緣盡飲我茶亦

可隨汝所願女只求長壽不乏財物呂仙遺詞曰子午
當餐日月精玄關門戶啓還扁長似此過平生且把陰
陽仔細烹遂不復見宣和中又遺吳興倡女張珍奴詞
曰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兩山
頭漸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固煉庚申要生龍
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只道先生姓呂蓋步蟾宮詞也

詞苑
叢談

東坡云回仙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石榴皮書其家東

老庵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
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
余次其韻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
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符籙道士晨興際華嶽
先生屍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猶傳青紙小朱書淒涼
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

君豈不中書

漁隱
叢話

山谷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黃塵車馬道獨清閒

自然爐鼎虎繞與龍盤九轉丹砂就琴心三疊藥珠看
舞胎仙便萬釘寶帶貂蟬富貴欲薰天黃梁炊未熟夢
驚殘是非海裡直道作人難袖手江南去白蘋紅蓼再
游湓浦廬山往三十年有人書此曲於州東茶園酒肆
之柱間或愛其大指趣而不能歌也中間樂工或按而
歌之輒以徑語竄入有市井氣不類神仙中人語十年
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廣陵市上童兒和之乃合其故時
語此道士去後以物色迹逐之知其為呂洞賓也

漁隱
叢話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縣
見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飲道人
指取大白滿引無算曰君有從軍之行去否胡竦然曰
當去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道人曰西陲方
用師好去索紙書詩曰濟世應須不世才調羹重見用
鹽梅種成白壁人何處熟了黃梁夢未回相府舊開延
士閣武夷新築望仙臺青雞唱徹函關曉好卷游幃歸
去來授詠曰為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章相公好箇人

又錯了路徑也詠叩其說但云未可立談詠問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早晚亦遊邊可以復相見夜艾詠曰先生可就此寢曰吾歸邸中只在河下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諸邸尋問皆云未嘗有道人因告縣令徧邑物色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見王副車詠具告以此欲持詩謁子厚詠曰慎不可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去上必疑恠詰其所以然君且得罪詠以為然徑趨姚幕從取青唐暨還闕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

北歸聞有此詩就詠求之其真本已為駙車奄有乃錄
寄之子厚見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
今日之事乎方詠之在邊日嘗至秦州天慶觀聞說呂
先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其為呂道士云
道人去時適道衆皆赴鄰郡醮道人顧小童曰吾且去
借筆書壁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修師戒勿令題
浣乃曰煩貯火殿鑪吾欲禮三清而去旣而行殿後砌
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畫殿壁留詩云石池清水

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一到却山空闕內消閒塵累
七絃琴後題回字衆驚嘆以為必呂翁也壁甚高其字
非手可能及却山卽秦山也詠思弋陽所遇有遊邊之

約豈非斯人歟此說予聞江元一太初云

墨莊漫錄

西湖諸寺所存無幾唯南山靈石猶是舊屋寺僧言頃
時有數道人來丐食拒而不與乃題詩屋山而去至今
猶存字畫頗類李北海是唐人書也其詩云南塢數回
泉石西峰幾疊煙雲登携孰以為侶顏寓李甲蕭耘後

好事者譯之前一句乃呂字第二句洞字第三句賓字
是洞賓與三人者來耳李甲近世人東坡以比郭恕先
善畫而有文餘不知其為何人當是神仙也

竹坡
詩話

賈師雄郎中治平中通判邵武嘗收鐵鏡甚大非常物
也久欲淬磨未得其人左右言近有回處士自言善磨
鏡召至風骨軒昂非常人也飲酒畢推藥鏡上言藥少
當自取之既去不回詢其宿在太平寺留詩一絕云手
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豔長春湏知物外烟霞客不

是尋常磨鏡人取鏡視之藥已化去堆藥處一點表裏

通明如寒玉秋水

青瑣
高議

鍾弱翁帥平原一方士通謁從牧童牽黃犢立於庭下
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乎笈曰不煩吾語
是兒能之牧童乃操筆大書云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
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旣去
郡人見方士担兩大甕長歌出郭迹之不見兩甕乃二

口豈洞賓耶

西清
詩話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為亭往來題詩甚富一日

柱間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冢上為亭鬼莫嗔冢頭人

卽冢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除却虛空總是塵

焦氏
類林

破瓜者謂二八也蓋以瓜剖四界其形如兩八字故女

子初破體曰破瓜年當二八也呂洞賓贈張洎詩云功

成當在破瓜年蓋二八八六十四也洎以六十四卒

堅瓠
集

大梁景德寺峨眉院壁間有呂洞賓題字寺僧相傳以

為頃時有蜀僧號峨眉道者戒律甚嚴不下席者二十
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求與語良久期以明
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願少見待也明年是日日方午道
者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偉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
偉人嘆息良久忽復不見明日書數語於堂壁間絕高
處其語云落日斜西風冷幽人今夜來不來教人立盡
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也宣和間余
遊京師猶及見之

竹坡
詩話

潭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
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笈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
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簿視之果其日有華
州回客設供頃年滕亮宗謫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
上謁風骨神秀眉宇清邁滕知其異口占一詩贈之曰
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
聞之恍然大笑而別不知所之

東軒
筆錄

宿州天慶觀有神仙題詩二絕於五星門扉之上俗傳

云呂先生神篆其詩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
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肘傳丹
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悄無人
跡戶長扃後為人刮去墨迹猶存乃知非常人書也

焦氏

筆
乘

全州道士蔣暉志行高卓洞賓謁之適蔣他出帝君題
詩於壁曰醉舞高歌海上山天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
透秋空壁萬里西風一劒寒後書無上宮主訪蔣暉作

遂去字徹壁暉歸大驚曰宮宇無上此呂翁也追之不

復得矣

列仙
通紀

三界廟一名青蛇廟廟有小蛇背綠腹赤穴神衣袖饗
神飲食或以手接翫之甚馴倘有虛誓愆祈家數百里
蛇輒至為其人索願其家為蛇掛紅刻日賽之呼曰青
蛇使云按三界姓許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輕如一葉上
下無縫帶內有回字能召風雨知來物播術聚眾弘治
中制府逮至覆以洪鐘環以積薪晨夜煨之發之無有

也仙衣所披僅乃得免余先一日與袁元約趙平筭談
青蛇之異余謂青蛇必金精也昔先師純陽詩云朝游
北海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
飛過洞庭湖此時三彭雖靖一氣未降及叅黃龍頓超
圓覺鉢衣蛇劍棄若浮烟辱於非人有弗顧也夫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用慢藏誨禍亦何神之靈而青蛇有
知必不拳拳於茲廟也二客稱快次早入廟取酒酌蛇
羣若媿匿深穴於神座之下以火燭之得寶劍一函翠

色欲滴是夜二客夢一綠衣少年與余結佩後青蛇遂
無有見者

赤雅

呂真人一日游四明金鵝寺顧方丈蕭然有童子出呂
問此何寥寥童曰莫道寥寥虛空也不著呂嘉其言題
詩於壁云方丈有門出不鑰見箇山童露雙腳問伊方
丈何寂寥道是虛空也不著聞此語何欣欣主人豈是
尋常人我來謁此不得見渴心耿耿生埃塵歸去也波
浩渺路入蓬萊山杳杳相思一上石樓時雪晴海濶千

金匱要略
卷九
峰曉
集 堅瓠

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
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詩自國初
時卽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整人立盡梧桐碎影
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話乃云耆卿作傾盃樂秋景一闋
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
道公能用之夢覺記其事世傳乃鬼謠也此語怪誕無
可攷據蓋不見回仙留題詩遂妄言耳

回仙有沁園春一闋明內丹之旨語意深妙惜乎世人
但歌其詞不究其理吾故表顯之云九返還丹在人先
須煉已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
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合進火功夫尤關危曲江上看月
華瑩靜有箇烏飛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
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
天機清遠下手玄修休太遲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

雲歸

漁隱
叢話

武昌瀕江有呂公磯上有黃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於
其上云橫吹聲沉倚危樓紅日江轉天斜黃塵邊火瀕
洞何處吾家胎禽怨夜半乘風玄露丹霞先生筴飛空
一劍東風猶自天涯情知道山中好早翠囀含隱瑤草
新芽青溪故人信斷夢逐颿車乾坤星火歸來兮煮石
煎砂迴首處幅巾蒲帳雲邊獨爇桃花不知為何人作
或言洞賓語也後三十年己未元兵渡江

老學
叢談

呂洞賓過錦屏山題詩云半空豁然雷雨收洗出一片

瀟湘秋長虹倒掛碧天外白雲走上青山頭誰家綠樹
正啼鳥何處夕陽斜倚樓道人醉卧巖下石不管人間
萬種愁又時當海晏河清日白鹿閒騎下翠臺本為君
平川裡去不妨却到錦屏來自有仙人丰度今世傳洞
賓詩只朗吟飛過洞庭湖一絕耳

堅瓠集

呂仙坐鳳停橋上有守橋道人煎佳茗供之仙索紙筆
書詞云落日數聲啼鳥香風滿路吹花道人邀我煮新
茶盪滌胸中瀟灑世事不堪回首夢魂猶遠天涯鳳停

橋畔卽吾家管甚月明今夜字畫飛舞可愛橋在安成

北三十里

稗史彙編

杭州玄妙觀中有蕉花一株以盛衰卜休咎元時有羽

客題葉云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天風香

霧蒼華冷名籍因由問汝來白雪紅鉛立聖胎美金花

要十分開好同子往瀛洲看雲在青霄鶴未來識者以

為呂洞賓云

西湖志

元末嘉興桐鄉縣後朱村徐通判素敬洞賓呂祖朝夕

禮拜一日疽發於背勢漸危篤然猶扶起禮拜如故忽見淨水盂之下有白紙一幅視之有詩云紛紛墓上黃金屑片片花飛白玉芝君王一勛臣八兩調和服下卽平夸意是仙方而不知黃金白玉為何物問之乩仙判曰大黃白芷也服之果驗後以之醫人亦無不效

瓊言

養利州散花嶺在州治西三十里相傳土官趙文安時設醮呂仙下降變作乞丐臨壇土官惡其不潔拉出呂仙手拍門上成金字題詩云串字去中心同水將共侵

鬢邊無白髮匹馬去難尋後土官悟追至此嶺白馬騰

空天花散墜故名散花嶺越再歲土官被事改流

養利州志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於岳陽

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

時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

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

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鶴林玉露

陸禹臣

陸禹臣河東人避黃巢之亂入南嶽遇道士軒轅彌明授以仙術且謂曰予得道當在山窮水絕處乃隱宜之北山嘗寓吳生家每謁輒與語塵外理贈生以詩曰世俗風波險人情巧智長要知安分處修性本真常又贈云露下瑤簪濕雲生石室寒星壇鸞鶴舞丹竈虎龍蟠塵世人情窄壺中景界寬憑君高著眼物外試回觀遂居大巖修煉不復出嘗手植異桃靈藥至今不凋山上有井水色紺碧異常禹臣在時嘗聞仙樂一日仙昇宋

時有人遇之問其童子曰此紫府仙伯陸仙翁也

慶遠府志

鍾離權

邢州開元寺僧院有五代時隱士鍾離權草書詩二絕

筆勢道逸詩曰得道真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

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重莫厭追歡筵語頻尋

思離亂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昇平有幾人後

從廣知邢州勒詩於石

宋事實類苑

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自謂生

於漢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有問答語及詩成集狀
其貌者作偉岸丈夫或峨冠紺衣或虬髯蓬鬢不冠巾
而頂雙髻文身跣足頽然而立睥睨物表真是眼高四
海而遊方之外者自稱天下都散漢又稱散人嘗草其
為詩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得相從其字畫飄
然有凌雲之氣非凡筆也元祐七年七月亦錄詩四章
贈王定國多論精勤志學長生金丹之事疊疊可讀終
自論其書以謂學龍蛇之狀識者信其不誣今御府所

藏草書一贈王定國詩

宣和
書譜

風燈泡沫兩相悲未肯遺榮自保持
額下藏珠當猛鹿
身中有道更求誰才高雅稱神仙
骨智照靈如大寶龜
一半青山無買處與君攜手話希夷
元祐七年九月九日
鍾離權書莊綽跋云昔維揚有何仙姑者世以為謫
仙能與真靈接一日鍾離過之使治黃素乃書此詩
呂公亦跋其後令侯王學士至授之後數日王古敏仲自
二卿出守會稽至維揚訪姑卽以與之王秘不以示人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生盜官米黥配而籍其家得
草書二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釵之狀
蓋鍾離翁也其詞云露滴紅蘭玉滿畦閒拖象履到峰
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槁木齊古塹細香紅樹
老半峰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滿
溪李粹伯跋之曰字畫放逸有翔龍舞鳳之勢脫去尋
常畦徑非得於心而應於手者不能爾飄然神仙風度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詩話
卷九

三

固有所本云真本藏於建康府治軍質庫絹素標飾處
皆斷裂獨字畫不動景裴嘗見之庚申歲者豈非藝祖
創業建隆元年乎

夷堅
志

劉元英

劉元英號海蟾子初名操燕地廣陵人以明經擢第仕
燕王劉守光為相一旦忽有道人來謁自稱正陽子索
雞卵十枚金錢十枚以一文置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
圖之狀海蟾驚歎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樂之場履憂

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擘為二擲之而

去海蟾由此大悟遂易服從道宋仁宗天聖九年遊歷
名山所至多有遺蹟一日於潭州壽寧觀題古詩十韻
云醉走白雲來倒提銅尾東引箇碧眼奴擔著獨壺癭
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
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携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
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總是仙家境醉眠松
陰下閒過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詩話
卷九

三

其傍撮襟書龜鶴齊壽四字題云廣陵閨民劉某書丹
成尸解

宋詩
紀事

碣石剩談載劉海蟾歌云余緣太歲生燕地憶昔三光
分秀氣卅貫圓明霜雪心十六早登甲科第紆朱懷紫
金章貴箇箇羅衣輕掛體如今位極掌絲綸忽憶從前
春一寐昨宵家宴至五更兒女夫人併侍婢被吾佯醉
撥盃盤擊碎珊瑚真玉器兒女嫌夫人惡忘却從前衣
食樂來朝朝退怒猶存些兒小過無推托因此事方頓

悟前有輪迴誰救度辭官納印棄榮華慷慨身心求出

路按海蟾姓劉名嘉

與哲同

渤海人十六登甲科仕燕五

十至相位朝退有二異人坐道傍延入談修真之術二

人默然相索金錢一文雞卵十枚擲於案以雞卵累金

錢上嘉傍睨曰危哉二人曰君身尤危何啻此卵嘉遂

悟納印入終南山學道為仙其歌意甚明白今畫蓬頭

跣足嘻笑睨人手持三足蟾弄之曰此劉海戲蟾圖也

直以劉海為名舉世無有知其名者錄之以資博識

堅

張逸人

五代時有張逸人嘗題崔氏酒壚云武陵城裏崔家酒
地上應無天上有雲游道士飲一斗醉臥白雲深洞口

自是酤者愈衆

堅瓠
集

李真

李真不知何許人唐末五代仙人有丈人山詩云春凍
曉羈露重夜寒幽枕雲生豈是與山無素丈人著帽相

迎全唐
詩錄

杜光庭

道士杜光庭字賓聖道號東瀛子括蒼人也光庭初意
喜讀經史工詞章翰墨之學懿宗設萬言科選士光庭
試其藝不中乃棄儒衣冠入道游意澹漠著道家書頗
研極至理至條列科教自漢張道陵暨陸修靖撰集已
來始末備盡於今羽流咸宗之僖宗臨御光庭始充麟
德殿文章應制一時流輩為之斂衽皆曰學海千尋辭

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而已嘗撰混元圖紀聖賦
廣聖義歷帝紀暨歌詩雜文共百餘卷喜自錄所為詩
文而字皆楷書人爭得之故其書因詩文而有傳要是
得煙霞氣味雖不可以擬倫義獻而邁往絕人亦非世
俗所能到也光庭嘗一日忽謂門人曰青城方創真宮
工未畢上帝命余作岷峨主司恐不久於人間世他日
因復謂真宮成矣遂披法服與門弟子別而卒異哉信
人材不特人間少天上亦少昔李賀以天上玉樓成召

作記而去其類是矣今御府所藏正書一送先輩詩

宣和

譜書

杜光庭題仙居觀云往歲真人朝玉皇四真三代住繁
陽初開九鼎丹華熟繼躡五雲天路長烟鎖翠嵐迷舊
隱池凝寒鏡貯秋光時騎白鹿巖前去應許潛通不死
鄉鴻都觀云亡吳伯越已功全深隱雲林始學仙鸞鶴
自飄三蜀駕波濤猶憶五湖船雙溪夜月鳴寒玉衆籟
秋空歛翠烟也有扁舟歸去興故鄉東望思悠然慶都

觀云三仙一一駕紅鸞仙去雲閒遠古壇煉藥舊臺空
處所挂衣喬木兩摧殘清風嶺接猿聲近白石溪涵水
影寒二十四峰皆可隱振衣長往亦何難

全蜀藝文志

李夢符

鍾傳鎮南昌有李夢符者故宅豪飲應口成詩桂州刺
史李瓊遣人謂傳曰夢符吾弟可遣歸傳令求於市邸
不知所之有回常學士詩云罷修儒業罷修真養拙藏
愚春復春到老不疎林裏鹿平生難見日邊人洞桃源

處千株錦巖雪鋪時萬草新深謝名賢遠相訪求聞難

禱鳳為鄰

詩史

李夢符不知何許人梁開平中鍾傳鎮洪州日與布衣
飲酒狂吟放逸嘗以釣竿懸一魚向市肆唱漁父引賣
其詞好事者爭買之得錢便入酒家其詞有千餘首傳
於江表畧記其一兩首云村寺鐘聲度遠灘半輪殘月
落前山徐徐撥棹却歸灣浪疊朝霞錦繡翻又曰漁弟
漁兄喜到來婆官賽了坐江隈椰榆杓子木癭杯爛煮

鱸魚滿岸堆。察攷取狀。答曰。插花飲酒。何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遂不敢復問。或把冰入水。及出。身上氣如蒸。鍾氏亡。亦不知所在。

郡閣雅談

許鵲

許鵲真人。唐末遊南岳。招仙觀壁上題歌一首云。洪爐烹煨。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闕神通。只自干邪不干正。黃口小兒。初學行。惟知日月東。西生還為萬靈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兮石是石。蘊奔

深泥終不易，卸通餓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人力，丈夫未達莫相侵。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

雅言
雜載

漳州之鶴鳴山有題詩石，毀落莫辨可辨者九字曰：保大與許碁，尋偃月子碁。唐末許真人也，自稱高陽人，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眉山經兩京，復自襄汴來抵江淮茅山，遍歷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童、羅浮到處皆於石崖峭壁題云：許碁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筆蹤神異，竟莫詳。

偃月子何人也後多遊廬江間常醉吟曰閨苑花前是
醉鄉拈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脫謫向人間作
酒狂一日當春和氣候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
醉歌昇雲飛去

閨書

盧道者

盧道者精於卜後唐同光二年有郡倖因內孕歲餘不
產求盧道者卜之書一醋字遂不踰月二十一日酉時
娩倖以為神建塔居之後坐化遺詩云三十年前賣卜

化得一間茅屋未云撒手永超三界一去定無反復

粵西

通志

石仲元

石仲元桂人號桂華子七星山道士也負能詩名世傳其警句如石壓木斜出岸懸花倒生之類甚多學詩者不遠千里而來有南嶽處士廖融者亦至時楊徽之守湘源融因誦仲元數篇徽之大稱賞目為玉方響然仲元於詩自謂妙究精微雖權貴求索未嘗輕予或咎其

太執仲元曰詘道而信人吾不為也復請去集中巧麗者則曰詩者假象而達意也象非綺靡可見言非迂疎可傳象麗而意達不亦至于天禧中將歿召門人潘著謂昨夢得句云地連錦野東西去水接朱川次第來此吾有生之患榮謝當然未喪之文子其嗣之盡出平生所作詩三百餘篇授之使傳焉決旬而歿有桂華集行於世先是于羣玉與仲元為詩酒交至京以其詩示左正言夏侯嘉正嘉正驚異為之序畧曰詩人之旨屈而

不伸久矣今石君復以茲道振於楚國石君負不羈之才松筠讓其節冰玉湛其懷每一聯一句未嘗不以正得失厚人倫美教化敦風俗為體也惜其詩今不傳

粵西

通志

許堅

許堅江左人性樸野似非今之人年高絕不知曉人事少言人不問終日不啟口多居三茅山不知年歲形容不變好殮魚能為詩多談神仙事題茅山觀曰常恨清

風千載鬱洞天今得恣遊遨松楸古色玉堂靜鸞鶴不
來青帝高茅氏井寒丹已化玄宗碑斷夢仍勞分明有
箇長生路休向紅塵嘆二毛早年堅以時事干江南李
氏人訝其狂憊以為風恙莫與之禮一絕上舍人徐鉉
云幾宵烟日鎖樓臺欲寄侯門薦稱才滿面塵埃人不
識漫隨流水出山來因拂衣歸隱今尚在隱迹江淮間

雅言
雜載

許堅失其家世或云晉長史穆之裔也形怪而陋嘗往

來雲泉寺所居地重巖喬木人號小蔣山堅喜作詩夢
中多吟詠詩句旦則負一布囊遊廬阜白鹿洞茅山九
華間性嗜魚輒炙之火上不去鱗而食每和巾帶入溪
澗中浴出而曛之或問其故堅言天象昭布晝日亦常
參列其可裸程乎堅有異術太虛觀有池堅故所炙魚
於池中頃之化生魚遊去保大時以異人召堅恥其名
不起常題幽栖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寄晴壑山色接
天臺湖光照寥廓玉洞絕無人老檜猶棲鶴我欲掣青

蛇他時冲碧落居數年至陽羨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
凌波潤若平地然衆莫不神之素與樊若水友善若水
北渡後轉輓江南遇堅於簡寂觀勉之以仕堅默然不

答後不知所在

十國
春秋

許堅不知何許人遇酒筵不問尊卑遠近必到乘興止
三五杯便去性嗜魚將魚火上旋炙熟處卽啣生處復
炙殊不去其鱗腸每和巾帶入溪澗內浴度目浸身出
水卽於風日中坐候乾其衣服多有腥氣人惡之或有

人與物忻然而受將散於貧者多於夢中吟詩宿溧陽
縣靈泉精舍僧出白字韻請留詩堅對榻熟睡至晚起
出七言詩云近枕吳溪與越峰前朝恩錫雲泉額竹林
晴見鴈塔高石室曾棲幾禪伯荒碑字沒秋苔深古池
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別故林落日猿啼情脉脉太平
興國九年自茅山再遊廬山於方先生房內安下至夜
深常與數人談笑人疑聽堅已知之高聲云不得來不

得來今在洪州西山或吉州玉笥山

郡閣
雅談

吳仁璧

吳仁璧闕右人舉進士遊羅浮洞學老莊於張先生得其大旨辭歸謀入京取應先生曰觀子氣法可住此吾授子長生之道仁璧辭以老母缺甘旨俟名遂身退學亦未晚先生曰此去必遂其志亦須早來是年中第入浙謁錢武肅殊禮之累辟入幕堅辭不就以詩謝云東門上相好知音數盡臺前郭隗金累重雖然容食堪力微無計報焚林敝貂不稱芙蓉幕衰朽仍慙玳瑁簪十

里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武肅復遣人詩撰羅
城記仁璧堅不從武肅怒沉於江吳人惜之仁璧有一
女有閒居詩云為惜苔錢妨換砌因憐山色旋開尊又
贈道士云五龍金角向星斗三洞玉音愁鬼神又題巖
粟云蒲草薄栽連蒂白臘脂濃染半葩紅又遊法華寺
云高閣烟霞禪客睡滿城塵土世人忙建隆初廣南劉
隱遣中人翁光溥同禮丞竈昱就羅浮山設醮醮畢昱
遊諸巖洞至山頂見一石門有老叟衣薜蘿據門而坐

昱問其由云羅浮先生宅再問誰氏叟促聲對曰吳先生也名仁壁言訖戶闔了無所見其後或有人於羅浮勾曲諸山見仁壁復引一十許歲女子是其女也

雅言
雜載

譚峭

宋齊丘利其化書虐峭以酒醉而縫以草囊投諸深淵有漁人剖之峭鼾睡正濃呼問曰我譚景昇也齊丘奪我化書沉我於淵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睡囊中得大休歇又五色線載譚峭詩云線作長江扇作天

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只在譚生拄杖前後

入青城山仙去

十國春秋注

沈廷瑞

沈道士筠州高安人故吏部郎中彬第二子也性孤僻形貌秀徹初名有鄰棄妻入道居玉笥山易名廷瑞每遇深山古洞數日不返嚴寒風雪常單衣危坐或絕食經月或縱酒行歌緣峭壁升喬木若猿猴之狀骨肉相尋便却走避忘情況俗人莫測之往往為同道者困雍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詩話
卷九

三五

熙二年正月內於玉笥山先不食七日至上元日甲辰辭道侶歸所居院集賢亭念人生幾何賦無病而終遺言於弟子將畫者土宿一幘度人經一卷隨塋後二年二月二十日有閭皂山僧昭瑩於山門數里相遇且閭皂山相去玉笥山一百六十里僧昭瑩問所往云暫到廬山尋知己留下土宿一幘度人經一卷五言詩一首為別云南北東西路人生會不無早曾依閭皂又却上玄都雲片隨天濶泉聲落石孤何期早相遇樂共煮芣

蒲後昭瑩到玉笥山話及方知沈道士已亡具說途中

相遇並留土宿及經詩示於人衆皆駭異遂往墳上看見土交橫折裂濶及尺餘至今不敢發質其文驗其事

卽屍解而去

郎闕雅談

廷瑞寄食閭皂山舉作異俗輩盛夏向火嚴寒單衣問其故終不答與棗州陳智周相善興國中無病卒於玉笥觀數年有人於江筠路次見廷瑞共語久之令人將詩寄智周智周得詩甚訝馳出門求送詩者已不知所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詩話
卷九

三五

在詩曰名士相別後別後會難期金鼎銷紅日丹田老紫芝訪君雖有路懷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幾時智周於端拱二年登第授衡陽尉卒

郎闕雅談

江南野史載廷瑞常醉至縣治直造階上縣令戲之曰

沈道者何日道成廷瑞應聲奪筆就几而書曰何須問

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

骨俗爭知云云令乃慚謝

十國春秋注

宋自然

丁元和自幼好道不慕聲利疎傲無羈束或晴霽負琴
出郭飲酒杖策逍遙於田畝間間常言祖父長興元年
於遂州值孟先主與東川董太尉會兵攻圍州城先是
城中有一貧士曰宋自然常於街市乞丐里人不能辨
之至重圍中人皆餓殍宋亦餓殍於州市相識者以簞
裹埋城下俟時平焚之至明年有遂州驅使吏李彥者
先往潞州勾當至城破方歸說見宋自然在潞州告云
君若歸州事須與我傳語相識五七家那時甚勞煩人

答以自然於重圍中已死因與發埋處只存空輦其間
有一紙文字云心是靈臺神之室口為玉池生玉液常
將玉液漑靈臺流利關元溢百脉百脉潤柯葉青葉青
柯潤便長生世人不會長生藥煉石燒丹勞爾形元和

因是學道深得其用

茅亭
客話

賀水部

汪彥章云賀水部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東坡以五詩
紀其事云生長兵間早脫身晚為元祐太平人不驚滄

海桑田變來看龜蒙漏澤春毘陵汪達道家有其書畫
畫為佛像而書則世傳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蓋其
所作詩也達道求詩故東坡賦此其二云枕中鴻寶漫
紛如尺素題詩已有餘何物彌明兒女語剛云不解世

間書

聲畫
集

王直方詩話云張嘉甫言余少見人誦一詩云但存方
寸地留與子孫耕不知何人作後過毘陵汪廸家出所
藏晉水部賀公手書乃知賀所作也

漁隱
叢話

吳崇岳

吳崇岳泉州人為龍興觀道士辟穀多年常登其宮松梢禮拜處松枝可六七十尺福建漕使周謂因請隨行抵於德化縣縣治之東有古松一株高八九十尺上有鶴巢乃命崇岳登之輕若猿狖容易直上出鶴巢之外端身飛步手無攀援就截枝拜如平地其松枝柔軟隨步低昂畧無損處謂乃為詩贈曰楮為冠子布為裳吞得丹霞壽最長混俗性靈常樂道出塵風格早休糧枕

中經妙誰傳與肘後方新自寫將百尺松梢幾飛步鶴棲枝上禮虛皇太平興國中詔見

郎閣雅談

孟嘏

孟嘏連山人性落魄狂溺於歌酒賦咏後捷名不欲止江左士人頗奇之贈史虛白云詩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聖朝奄有金陵孟賓于先居連上嘏興國中亦自吉水還故鄉逾年卒書生成務崇因在廬山與嘏有忘年之分興國中見嘏且言自連上來遊江左時有詩送成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詩話卷九

五八

陳省躬

陳省躬金陵人於僞朝頗歷政事顯德中出為臨川宰泛舟闕下道經章江泊女兒浦抵暮有書生不通姓名登舟求見與省躬語論甚奇問今晉朝第幾帝省躬具以實對微笈而已坐間高吟云西去長沙東上船思量

雅言雜載

此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梨花哭杜鵑省躬疑是神仙再拜告問無言而退出船不見所之

郎閣雅談

石恪

石恪西蜀人善畫尤長於山水禽魚亦歌詩言論麤暴多謔人短開寶中王師下西蜀遣名畫入京恪在其數宣於相國寺畫壁工畢上狀乞歸奉勅任使出京卒於道中雍熙元年殿直雷承昊奉命來衡陽忽遇恪為七言詩送承昊至暮與恪宿於公舍達曉分携承昊行經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詩話卷九

五九

數里思恪卒已數年遽出所贈詩多言衡陽風物其詩曰衡陽去此正三十一路程途甚坦然深邃門牆三楚外清風池館五峰前西邊市井來商客東岸汀洲簇釣船公退只應無別事朱陵後洞看神仙及到任公守一如恪言詩章好事者競傳之

雅言雜載

郭仁表

僞吳春坊吏郭仁表居治城北甲寅歲因得疾沉痾忽夢一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其堂上仁

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厲色曰甚則有之
既寤疾甚數夜復夢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之道士
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為將疏方卽跪奉之道士書而授
之其辭曰飄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欲翅飛吾道之
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為夢中不
曉其意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因拜謝道士自西北
而去因而疾愈

稽神錄

孫咸

孫咸不知何許人而長於預知災異又善為詩開寶初
客於九江因遊廬山有詩留題九天使者廟云獨入元
宮禮至真焚香不為賤貧身秦淮兩岸沙埋骨湓浦千
家血染塵廬阜烟霞誰是主虎溪風月屬何人九江太
守勤王事好放天兵渡要津不踰數年金陵板蕩九江
重圍人受塗炭正應此詩咸後卒於南昌衆人棄屍於
江中泝流而上人咸異之

詩話
總龜

陳搏

陳搏熊郡真源人與老聃同鄉里嘗舉進士不第去隱
武當山九室巖辟穀鍊氣作詩八十一章號指元篇言
修養之事

談苑

華山隱士陳搏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
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本朝張鄧公
改南面為南嶽題其後云辭壁題詩志何大可憐今老
華圖南蓋唐末時詩也常乘白驪從惡少年數百欲入
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笈墜驪曰天下於是定矣遂

入華山為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

聞見前錄

陳搏負經綸才歷五季亂離志不遂入武當山後隱居華山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頓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墮驢人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方潛龍時搏嘗嘆天日之表知太平之有自矣遯迹之初有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劔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

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豈淺識哉

易學辨惑

先生生唐德宗時至僖宗封清虛處士賜宮女三人先生貯之別室以詩謝云雪為肌膚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章聖累召不起有學士譏之曰祇是先生詔不出若還詔出一般人先生答曰萬頃白雲獨自有一枝丹桂阿誰無後歸華山華陰令王睦強起之於溪巖先生為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卽凌空跨晚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

白雲封睦得詩媿謝

青瑣集

陳希夷居雲臺觀日多閉門獨卧累月不起周世宗召
入禁中局戶試之月餘始開搏熟睡如故對御歌云臣
愛睡臣愛睡不卧穩不蓋被片石枕頭蓑衣鋪地震雷
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閒思張良悶想范蠡說
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閒氣怎如臣向
青山頂上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一覺睡管

甚玉兔東升紅輪西墜

堅齋集

陳搏周世宗常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赴
闕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號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
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峰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
屨垂緇以賓禮見恩禮特異賜號希夷久之辭歸進詩
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峰千載客四海
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處不
稱臣上知不可留賜宴使宰相兩禁傳坐為詩以寵其

歸

澠水燕
談錄

陳希夷先生每睡則半載近亦不下月餘贈金勵睡詩
曰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皆為息魂離神不動
覺來無所知貪求心愈瞢堪笑塵中人不知夢是夢又
曰至人本無夢其夢本遊仙真人本無睡睡則浮雲烟
爐裏近為藥壺中別有天欲知睡裏夢人間第一玄又
嘗題石水澗曰銀河灑落翠光冷一派回環湛晚暉幾
恨却為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又冬日晚望云山鬼
暖或呼溪魚寒不跳晚景愈堪觀危峰露殘照又與毛

女遊云藥苗不滿筍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

翠烟又曰曾折松枝為寶櫛又編栗葉作羅襦有時間

著秦宮事笈撫仙花望太虛

翰府名談

華陽隱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年數百歲呂洞賓有

劍術百餘歲貌如嬰兒皆常至搏齋中嘗以朱書青紙

詩令小童持寄搏搏與酬和

宋類苑

余遊邛州天慶觀有陳希夷詩石刻云因奉攀縣尹尚
書水南小酌回捨轡特扣松局謁高公茶話移時偶書

二十八字道門弟子圖南上其詩云我謂浮榮真是幻
醉來捨轡謁高公因聆玄論冥冥理轉覺塵寰一夢中
末書太歲丁酉蓋蜀孟昶時當石晉天福中也天慶本
唐天師觀詩後有文與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觀都威
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鎖鼻術余是日迫赴太守宇
文衮臣約飯不能盡記後卒不暇再到至今以為恨

老學

庵筆
記

陳希夷題西峰云為愛西峰好吟頭盡日昂巖花紅作

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江無夕陽寄言嘉遜客
此處是仙鄉又題華山云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吹落
嶺頭蓮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解嘆巨靈仙

翰林府
名談

圖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箇箇忙如火忙者不為身為

身忙却可

玉堂
嘉話

經籍志載陳希夷詩二卷今佚弗存又古今書刻載陳
希夷集建寧府有鐫本今亦不存曹能始蒐刻宋詩希
夷缺焉余考華山志有西峰一首云為愛西峰好吟頭

盡日昂巖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山無
夕陽寄言嘉遜客此處是仙鄉又答使者辭不赴召九
重特降紫泥宣才拙深居樂靜緣山色深庭供畫障松
聲萬壑即琴絃無心享祿登台鼎有意求仙到洞門軒
冕浮雲絕塵念三峰長乞睡千年又赴召答葛守忠云
鶴氅翩翩即散仙蒲輪爭忍利名牽留連華岳傷心別
四顧雲亭望眼穿涉世風波真險惡忘機鷗鳥自悠然
三峰纔欲和衣臥又被天書下日邊又辭朝歸華山云

十年踪跡踏紅塵為憶青山入夢頻
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
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
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又別麻衣道人云華嶽峰前兩路分
數間茆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
人是人非總不聞又咏華山云半夜
天香入巖谷西風吹落嶺頭蓮
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曾嘆巨靈仙
又於朱執圃集見題水石澗云銀河
灑落睡光冷一派迴環澹晚暉
幾恨却為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
又冬日晚

望云山鬼暖或呼溪魚寒不跳晚景愈堪觀危峰露殘
照又與毛女遇云藥苗不滿筭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
路相將入翠烟余所見僅止此耳

因樹屋
書影

田吉

田徵君吉字象宜學詩於希夷希夷以詩評授之故詩
尤清麗得水樹於濟南之明水將隱居焉致書徐常侍
鉉決其去就鉉答之曰負鼎扣角顧廬築巖各因其時
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發易筮之遇睽因自號

睽叟決高蹈之計皇祐中濟南崔書耽伯哀其遺文得
四十八篇析為二卷又次其出處作睽叟別傳

宋類
苑

黃冠道人

黃冠道人無名氏自云鍾離人也楊隆演改元開國時
廣陵殷盛士庶駢闐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懸
一木刻為鯉魚形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肉為角濠梁
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又云
橫排二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真為甚竿頭挑著走

世間難遇識魚人其類此意者凡數十章時人莫能曉
後徐知誥禪代復姓李氏其言怡應

十國
春秋

淘沙子

偽蜀大東市有養病院凡乞丐貧病者皆得居之中有
携畚鍤日循街坊溝渠內淘泥沙時獲碎銅鐵及諸物
以給口食人呼為淘沙子焉辛酉歲有隱迹於淘沙者
不知所從來及名氏常戴故帽携鐵把竹畚多於寺觀
閒靜處坐卧進士文谷因下第往聖興寺訪相識僧見

淘沙子披褐於佛殿上坐谷見其狀貌古峭辭韻清越以禮接之因念谷新吟者詩數首谷愕然又諷其自作者數篇其詩或譏諷時態或警勵流俗或說神仙之事谷莫之測因問谷今將何往谷曰謁此寺相識僧求少紙筆之資別謀投獻其人於懷內探一布囊中有麻繩貫數小鋌銀遂解一鋌遺谷戴帽將所携器長揖出寺而去谷後得偽通奏使王昭遠禮於賓席因話及感遇淘沙子之事念其詩曰九重城裏人中貴五等諸侯間

外尊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字掛乾坤

茅亭客話

白衫風子

五代敬翔當權時門前一風子白衫作舞歌唱曰執板
談歌乞箇錢塵中流浪酒中仙直饒到老常如此猶勝

危時弄化權

侯鯖錄

賣藥道人

長沙獄掾任福祖擁騶吏出行有賣藥道人行吟曰無
字歌呵呵亦呵呵哀哀亦呵呵不似荷葉參軍子人人

與箇拜

闕

木大作廳上假閻羅福祖審思豈非異人急

遣訪求已出城矣

清異錄

齊州病狂人

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歌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
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歌曰五雲華
蓋曉玲瓏天府由來入腑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九蘿
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云每見一紅衣小女
引入宮殿皆紅多名紫州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大

麥毒女郎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經蘿蔔治麪毒故曰
火吾宮即以藥兼蘿蔔食之其疾遂愈

洞微志

張嘏

王著洛陽人也七歲能屬文十四進士及第初依師宛
勾縣張嘏東京應舉久不知消息賃居相國寺東因出
通衢忽遇張嘏遂邀茶肆叙闊至乃賦蝴蝶詩云今夜
君棲芳草裏為傳消息到王孫著嘉嘆嘏無言忽然不
見但驚問鄉人云卒已半年

郡閣雅談

王仲簡

王仲簡潭州人少修進士業未諧隨計性寬厚敦孝弟
周顯德中攝長沙縣丞累任甚能為理與潭州通判耿
振相善太平興國二年忽染患而亡兄仲偉夜夢莊客
持書一封云評事差送來偉便開其書乃詩一章題云
贈耿郎中曰得接英賢喜可知人生能得幾多時自從
別後容顏改恰似庭前雨淚碑仲偉夢覺而記分明衆
嘆訝振不十年而終

郡閣
閒談

紫相公

進士于則謁外親於所陽未至十餘里飯於野店旁有
紫荊樹村民祠以為神呼曰紫相公則烹茶因以一盃
置相公前策馬徑去是夜夢峨冠紫衣人來見自陳余
則紫相公主一方菜蔬之屬隸有天平吏掌豐辣判官
主儉然皆嗜茶而奉祠者鮮以是品為供蚤蒙厚飲可
謂非常之惠因口占贈詩曰降酒先生風韻高攬銀公
子更清豪碎牙粉骨功成後小碾當街馬脚槽蓋則是

日以小分鬚銀匙打茶故目為攪銀公子則家業蔬圃
中祠之年年獲收

清異錄

田達誠家鬼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業頗以周給為務治第新
成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呵問之為人耶
鬼耶良久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為暴水所漂求
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
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故告耳不然

君又能禁之乎達誠許之因問當止我何所達誠曰唯有廳事耳辭謝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已至廳耳亦無妨君賓客然亦嚴整家中人慎火萬一不虞或當云吾等所為也達誠亦虛其廳以付之達誠嘗為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唱和耳達誠即具酒具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動試暫迴顧則酒已空字亦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趣筆迹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倘言之將

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也乃賦詩曰天然與我亦靈
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大字南頭一段
紅衆不諭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以某
日成禮欲復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
虛其堂以幙帷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
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答一百也達誠辭
謝即召婢答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
婢云曾穴幙竊視見賓客男女厨膳花燭與人間不殊

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後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
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翌日乃還
曰主人正在揚州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
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耳大笈而去達誠歸問其事
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

稽神錄

富春鬼

吳越時有人夜泊于富春間月色淡然見一人於沙際
吟曰陟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

酒舟人間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
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

石斛
明珠

木客

徐鉉帖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食木實得
不死時下山就民間取酒為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
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

學圃
萱蘇

五代詩話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詩話卷十

兗州府知府鄭方坤撰

雜綴

墨鴉詩

幽薊數州自石晉敗入戎後懷中華不已有使北者見
燕中傳舍壁畫墨鴉甚工旁題詩云星稀月明後皆欲

向南飛

古今詩話

汾晉野語

汾晉村野間語曰欲作千箱主問取黃金母意謂多稼

厚畜由耕耘所致

清異錄

江州墜紙

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文
學之紙墜於城中其詞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
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顧免教流血滿長江翰攻陷江
州殺戮殆盡謂之洗城焉

江表志

上邽山棺銘

王承檢乾德時官秦州刺史築防蕃城至上邽山下獲
瓦棺內無屍惟存舌一片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復有髑
髏一中藏古錢一枚有二蠅振然飛去下得石刻篆字
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
五嫁於崇三年而娠惡其妊娠遂卒銘曰車道之北邽
山之陽深深墓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地變
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卽是歲為乾德六年

丙子歲合郎故承檢小字也

十國春秋

揚州塚銘

蕪洪進揚州版築發一塚不顯姓名刻石為銘曰日為
箭兮天為弓射四方兮無終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
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窿天人墓兮在其中猿啼
烏叫烟濛濛千年萬歲松栢風

江表志

建陽塚銘

熊博為建州刺史寓治建陽嘗乘舟江上見山岸崩罅

處有棺將墜博使人往視之則有銘焉其詞曰筮卦吉
龜卦凶三十年後洪水衝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
被沙閣五百年後遇鮫博博感嘆為移葬他里後仕至
工部尚書

湧幢
小品

伏龜山鐵銘

江南保大中秋八月伏龜山圯得一石函長二丈闊八
寸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於是銘
背有引曰寶公嘗為此倡大書於木版之上以白巾幕

之人或欲讀者必施錢方得一讀讀畢覆之當時名臣
自陸倕王筠姚容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其意答云事
在五百年後非今也至卒日乃書其偈同葬之以志其
事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鷄登寶位跨犬出
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
徵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無缺落處當日二徐韓張之
徒亦不能解其意至李氏國亡好事者稍稍尋見其意
蓋應在江浙也後主丁酉生又以辛酉年卽偽位是乘

鷄登寶位之應至甲戌年國破是跨犬出金陵之應時
曹侯翰按甲於城南是子建司南位之應潘太師美統
兵於城北是安仁秉夜燈之應後二句亦未見其旨至
戊寅年淮海王錢氏舉國入覲方驗其東鄰之句俗諺
云家道闕者是無錢也所云隨虎者蓋戊寅年矣又淮
海王小字虎子

采異記

仙壇識

蕭梁有王霸者王氏遠祖也居福州怡山為道士常云

吾子孫當王於此方乃為識瘞壇下光啓中爛柯道士
徐玄景剷地獲其詞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
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禍殃巖
逢二乍間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解者
以潮水蕩禍殃謂潮除禍患開基業也巖逢二乍間謂
陳巖逢潮未幾而亡也代代封閩疆謂潮與審知兩世

也

十國
春秋

寶誌銅牌

梁沙門寶誌銅牌多識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在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李璟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真宗諱正當之

詩話
總龜

漣水軍瓶字

周顯德歲漣水軍使秦晉崇修城獲一瓶黃蘗黑文成隸字云一雙青鳥子飛來五兩頭借問船輕重寄借到

揚州

稽神
錄

道宮石字

顯德中世宗嘗營一道宮於皇城之西工人發得石一片上有字云瑞雲靈跡鎮梁東他日多應與古同歲月遷移人事改再來閒處又興工後題道士任守真記帝讀之歎異

十國春秋

度世歌

後周至真觀小蠻橋下掘得石碑刻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升合為一大如彈丸甘如蜜出

彼玉堂入金室子若得之慎勿失

全蜀藝文志

楊柳枝

今黃鐘調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起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穩耳

碧雜漫志

唱馱子

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為開封府丞檢

潞戶田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
佛堂敢料其鬼也携童王侃詣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
舅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二女側聽十四姨者曰何名也
侃對曰唱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
大娘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
一日生日大娘獻之梁祖令李振填辭付後騎唱之以
押馬隊因號葛大娘及戰得勝日始流傳河北軍中競
唱以押馬隊故訛曰唱馱子莊皇入洛有歌此曲者謂

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珣瓊瑤集有
鳳臺曲注云俗謂之唱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羽調宮
有慢句讀與古不類耳

碧難漫志

錢氏琴銘

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
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云為當代第

一 西溪叢話

南唐硯滴銘

李仲芳家有南唐金銅蟾蜍硯滴重厚奇古腹下有篆

銘云拾月窟

左足心

伏棐几

右足心

為我用

左後足

貯清泚

右後

足端溪石澄心紙

領下左右各三字

陳玄氏毛錐子

腹兩旁各三字

同

列無譁聽驅使微吾潤澤烏用汝

腹下兩旁各七字

研北雜志

汪少微硯銘

東坡云余家有歛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之松檠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頌者三物耳蓋研與少微為五耶

漁隱叢話

瘞筆銘

趙光逢薄游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類碑上題字云
禿友退鋒卽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
孤貞節立輒後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瘞筆所

在

清異錄

硯山

寶晉齋硯山圖右此石是南唐寶石久為吾齋研山今
被道祖易去中美舊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峯

潤色衰書几隱約烟朦朧巉巖自有古獨立高崧龍安
知無雲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
浮波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
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
碧崢嶸實天工淋漓上山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文
主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
掃出妙言願公珍此石美與衆物肩何必嵩少隱可藏
為地仙今每誦此詩必懷此石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

復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示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秀氣尤不復泯矣崇寧元年八月望米芾書余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為畫圖錢塘吳孟思書文後携至吳興燬於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漫記於此

輟耕錄

米海嶽研山是南唐寶石其圖及得失始末具陶南村輟耕錄第六卷中初為寶晉齋物薛紹彭易之元章詩

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
因筆想為之圖元梅花道人吳仲圭又畫硯山圖癸辛
雜識云米氏研山後歸宣和御府流落台州戴氏家此
石今在朱竹垞太史所謂華蓋峯月巖翠巒方壇玉
筍上洞下洞龍池諸勝宛然皆具上有寶晉齋三篆字

及襄陽米氏世珍印

居易錄

南唐李主研山後歸米元章米與蘓仲恭學士家易北
固甘露寺海嶽菴地宣和入御府事詳避暑漫鈔後又

四百餘年不知更易幾姓而至新安許文穆家已而歸
嘉禾朱文恪余戊辰春從文恪曾孫檢討彝尊京邸見
之真奇物也檢討請余賦詩既為作長句又題一絕句
云南唐寶石劫灰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峰無恙
在不湏淚滴玉蟾蜍後二年復入京師則研山又為崑
山徐司寇購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尚藏徐氏否青峭
數峰蓋用南唐元宗語元章既失研山賦詩云研山不
可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皆用本事

也

香祖
筆記

澄心堂紙

建業澄心堂卽今內橋中兵馬司遺趾也李後主時製
紙極光潤滑膩往往書畫多藉之故劉貢父詩云後人
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梅聖俞詩云靜几鋪寫
無塵埃又詩云堪入右軍跡慙無幼婦辭劉原父云斷
氷折圭作宮紙王文正公云魚涸肯數荊州池余嘗獨
步月下至內橋上因誦諸詩想見此紙之妙

柳史
葉編

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後主所製國初亦不甚以為貴自
劉貢父始為題咏又邀諸公賦之然後世爭貴重貢父
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名寧
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歐陽文忠公詩云君不見曼卿
子美真奇才久矣零落埋黃埃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
下筆知誰哉梅聖俞云寒溪浸楮春夜月敲冰舉簾勻
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東坡云詩老
囊空一不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又從宋肇求此紙云知

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

王直方詩話

秘色窯器

陶器始舜時三代迄秦漢所謂甕器是也近世不貴金玉而貴銅瓷遂有秘色窯器乃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然陸龜蒙詩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闕遺栝則越窯又非始錢氏

筆衡

吳越杜詩

晁氏常於中壺緘線纊夾中得吳越時人寫本社詩諱
流字之類乃盛文肅故書也如日出籬東水絕句六首
乃九首其一云漫道春來好云云

詩話
萬永

五代詩格

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
句為例議論蜂出甚有師子跳擲毒龍顧尾等勢覽之
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而於
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媧弄黃土搏作愚下人散在

六合間濛濛若埃塵目曰調箴格以為談笑之資杜子
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欄干更上處結構坐來重
目為病格以為言語突兀聲勢寒澁此韓退之所謂蚘
蟬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

蔡寬夫
詩話

三鄉和詩

會昌時有題三鄉者曰余本若耶溪東與同志者二三
紐蘭佩蕙每會幽閒之境翫花光於松月之亭竟晝綿
宵往往忘倦泊乎初筭至於五換星霜矣自後不得已

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昌里第其居迥絕囂塵花木
叢翠東西鄰二佛宮皆上國勝游之最伺其閒寂因遊
覽焉亦不辜一時之風月也不意良人已矣邈然無依
帝里方春光景東邁涉滄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
虢略抵陝郊揖嘉祥之清流面女几之蒼翠凡經過之
所皆曩昔讌筵之地銜冤加歎舉目魂銷雖殘骸尚存
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復生無以悼其幽思也遂命筆
聊題終不能滌其懷抱絕筆慟哭而東時會昌壬戌歲

仲春十九日也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
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為雨為雲歸舊山和者十人其二
失傳王祝和三鄉詩云女几山前嵐氣低佳人留恨此
中題不知雲雨歸何處空使王孫見卽迷劉谷三鄉詩
云蘭惠芬芳見玉姿路傍花笑景遲遲芎蘿山下無窮
意併在三鄉惜別時李昌鄴三鄉詩云紅粉蕭娘手自
題分明幽怨發雲闥不應更學文君去泣向殘花歸剡
溪王滌三鄉詩云浣紗游女出關東舊跡新詞一夢中

槐陌柳亭何限事年年回首向東風李縞三鄉詩云當
時王謝兩風流王子沉淪謝子愁歸思若隨文字在路
傍空為感千秋高衢三鄉詩云南北千山與萬山軒車
誰不思鄉闕獨留芳翰悲前跡陌上恐傷桃李顏張綺
三鄉詩云洛川依舊好風光蓮帳無因見女郎雲雨散
來音信斷此生遺恨寄三鄉韋冰三鄉詩云來時歡喜
去時哀家國迢迢向越臺待寫百年幽思盡故宮流水

莫相催

唐詩
紀事

保做塔

湧幢小品云杭州有保做塔因錢忠懿王入朝恐其被
留作此以保之稱名者尊天子也後誤為保叔至有保
叔緣何不保夫叔情何厚丈夫疎縱饒決盡西湖水難
洗心頭一點污之詩今古流傳誰為杭之婦人灑此奇

冤也郎仁寶云咸平中僧永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
之故名塔曰保叔又霏雪錄以為保所塔不知何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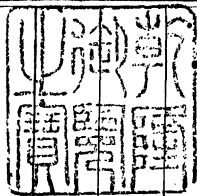
堅

集

別號

曲子相公晉和凝也判詩博士五代王仁裕也秦婦吟
秀才蜀相韋莊也五代周張昭遠好學積書萬卷號書
樓張家五代蔣維東好學能屬文隱居衡岳從而受業
者號山長五代唐帝謂史虛白曰真處士風月主人蜀
歐陽彬也阜江漁翁蜀張立也南漢劉龔才人蘇氏通
經史宮中呼為蘓大家蜀黃崇嘏號女狀元

賓退錄



五代詩話卷十